



茗溪集卷第十一

狀

與越帥議討抗賊狀

某竊聞杭州兵士閉城門辱守帥殺監司縱火大掠繼聞閣下遣卒徒數輩入賊招諭曉以禍福且令出降使者再往返賊辭卑屈而未決彼自以罪大不宜遽出又竊大府子女玉帛之欲未厭于其心彼非不知吾師治吾州如古人御軍士有恩信勞來衣食之甚厚也蓋勢窮力屈而後降耳日者又聞閣下以為賊不足平方將發屬郡之兵自將往討絕江濟師某

竊疑之或曰信也或曰兵家固有先聲後寔此殆為
先聲者耶或曰閣下謀府靚深非吾徒所能料也然
不然未可知也且賊辱守帥殺監司變之大者閣下
受 朝廷之寄當一面之重討之宜也願未知所以
討之、策安出耳自軍律廢弛吾州之兵與屬郡之
兵其舊存者驕肆很悖猶抗之兵也然則今日之勢
在彼為死士在我為驕卒彼一以當我百若新募之
兵又率皆田野之人未嘗閱習姑使帶弓劔執旗纛
以守郭郭若繫犬豕而蒙以虎豹之皮一露爪足彼
則哈之矣又杭越自江而濟有二道曰西興曰漁浦

率皆背水未見其有異也夫兩軍相距于平原敵向
水我背水且不可况背水而攻人之城哉此兵家所
謂危道也某愚見以謂莫若招衢婺溫台等州之民
居山谷間號為土豪者假以官稱誘以厚賞使募鎗
杖手擇精銳數千選將統之取道由富陽以進並山
遵陸而無背水之窘又檄浙西諸郡兵尅日俱集我
民出其左浙西兵出其右賊勢窮迫必面縛出降藉
令不如所欲在吾州固未有患也某愚陋誠重守帥
之出譬如持百萬錢與人博必三復投之若悉舉而
大投有不勝則無繼矣兵家願豈有必勝之理哉方

今國威未振民卒幸亂旁近竊發者非一吾州之
祇以帥為命今舉一路之兵自將以往不顧其後以
我之百當彼之一而又履兵家之危道誠恐非徒不
足以靖亂抑有不可知者昔魏遣太子申自將攻齊
過外黃外黃徐子勸太子還既而曰彼勸太子戰攻
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伏望閣下熟計而
審處之無為欲啜汁之人所誑誤也某越職妄議罪
在不貸然今日之事非常事也輒冒浼以獻無任悚
懼之至

劄子

論僥倖之門不塞

某嘗謂 朝廷之患在僥倖之門不塞僥倖之門不
塞由至公之路未開好惡以是屢移紀綱為之浸弛
數十年來姦愼顯行蠹弊百出職此之由所賴以救
世者在大賢君子居上而力持之如其持之不力則
至公之路必不開僥倖之門必不塞抑恐有以召之
也某請言一二事

祖宗以來人材進用非功德盛大才能超異未有遽
至顯要者大抵由外以及內更歷既熟且須以歲月
之久始見選除今也內為省郎外為監司有未歷一

數考者僥倖之徒殫竭日力奔走求合不復知分守之可安不曰有以召之乎入仕之初必由銓選其來久矣今也後進少年僅得一官即以參部為辱寅緣請托求為王官次則辟舉往往得之求而不得其路自塞求而得之何病而不求不曰有以召之乎中外百職初無異才今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服職在外者雖有異能顯効不見召用間有召者則群起而詆之恐其妨已進也兩塗既分向之樂事勸功者且化為苟簡矣不曰有以召之乎親喪而奪情從仕者蓋士之所不忍而朝廷非軍興搶攘且其人才寔足

以當重寄者不輕為此舉也異時雖迪功郎之微亦起復為州縣官甚者有親病未絕而先期求起復今此風未盡革也特假從軍之名以為出仕之地耳故士之無恥者不復安于執喪不曰有以召之乎事之可言非特此數者而已某竊謂救時之弊莫先于至公行此一言疑若不難且其事若迂緩非所當急也然而理有必至者公道行則好惡明好惡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吏各盡其能而賢者樂出為用賢者樂出為用則內治舉而外侮銷矣在今之日恆至公之道而力持之豈無望于大賢君子也哉然以此屬相

公者非特某也干冒鈞嚴無任恐懼之至
其竊惟親民之任

祖宗以來寔重其選故於選人改官親御便殿臨軒
閱寔然後授之利害在民不敢輕也伏見近者朝
廷增立主管嶽廟之格又有額外特差所以矜恤流
寓及久于銓曹而不得調者德至厚矣然選人未仕
志在便私徃求之在今日固未有患更一再任寅
緣請託薦舉及格則改官親民矣且所謂主管嶽廟
者名為出官寔不任職親民之任其可使未嘗任職

者為之乎誠恐遺患於他日之民甚大有不得不慮
也某愚意欲望朝廷詳酌令吏部立格應選人自
出身以來未曾歷州縣官終滿一任者雖考第滿足
薦舉及格並不許改官其京官出身開陞親民資序
者准此不惟有以仰副
聖主憂民惻怛之意亦所以成就人才稍令更歷習
熟見聞他日任使有大於親民者要自此始也

論移易縣令

某伏覩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指揮江南東路
漕臣申請契勘本路知縣內有庸懦不可倚仗之人

緣別無罪犯難以按黜欲乞許於縣丞及監當幕職
官內諸司公共選有風力才幹之人兩易其任各不
理違闕奉

聖旨依又紹興六年六月七日臣寮上言欲乞申救
帥守監司今後縣令之庸懦不才者依法移易之此
殆以在外之職號為最難且切于民之利害者莫如
縣令故假監司之權得以察其能否而易置之甚盛
德也然某之愚見以為尚有可議者人才有能有不
能事任有劇有易能者處其易不能者治其劇則稱
職者鮮縣令之才既不多得則莫若移易而不能治

劇者亦未為棄才又無罪可書遽加以庸懦不才之
名則是無用於世苟蒙此羞雖易以他職其尚肯復
自淬礪以來稱職耶自古聖賢未嘗敢以通才望人
特曰因任而已謂之因任則隨其才之短長而審處
之彼善于此可也故自元符以來立法止曰諸縣有
繁簡雖易監司察令之能否許隨宜對換而不以惡
名加人非特出于忠厚抑利害之寔不在此欲望
朝廷更賜詳酌遇有移易許止言某人長于某事宜
處某職乞相對換其餘依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指揮廢幾人感奮以赴事功民受寔德某愚陋僭

言無任恐懼之至
其嘗觀唐史稱劉晏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初未之信
及考其所以致之術大抵籠商賈之利而歸之公
上以供貨用故科歛不及于民且山澤之利在商賈
久矣當天平無事時固未嘗較官取之薄商賈
得之厚以其利厚故奔走之而不以為勞不幸有軍
興之役用度日滋將取之于民則民力有時而弊且
仁君之所不忍不然又不知計之所出當是時也其
可坐視商賈獲甚厚之息而不自為計耶晏之領漕

事也常募善走者置遞相望探報四方物價低昂雖
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又
於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白州縣雨雪豐歉之狀
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
處賣之應民之急公務交裕其用權鹽法不但轉鬻
商人而已又官自運載于之益州縣鬻之官獲其利
而民不乏謂之常平益事類此者不一是以正元之
間雖遭变故而國用不匱戶口蕃息由朝廷能盡
晏之才使得專制故其効如此其以謂今日之事莫
若選擇近臣之通曉財利者于瀕江要便處置司聽

其自辟官屬專制國用放晏之意遠近移易貿遷有
無悉從便宜勿拘之法得盡其智能度幾利入之源
浸廣有以佐軍湏而寬民力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論私販茶鹽

某竊見私販茶鹽者皆不逞之人平時賤買貴賣于
鄉村徃人家至戶到不容其不受而畏法者稍不從
必懷私憾他日或敗實于有司乃妄通豪民及素所
讎者倘或不能為獄吏者必諷其為之蓋利豪民之
赴獄而有所求索也及已斷罪追納賞錢或無所出
則又妄均攤于平人所至官司雖知其詐例皆容之

恬不為怪重使良民被害欲乞自今後因茶鹽干連
無實狀之人不許苗禁止令知在供證其犯人果無
財產可以充賞不得亂有均攤止監鄰保備還所貴
獄吏絕于覬望罪不及于無辜且鄰保者必加互察
不容其私矣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上殿劄子二

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
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乃王、乃
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
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

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
之至理也臣竊觀公之非吝不謂公三公之辭其
陛下自臨御以來于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
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因
革群臣皆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罷行之可謂至公
而無私契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
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愆于理而害于事
者弗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于用者弗取也
議有當于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
類民安得不受其患哉惟公也故賢者願立于王之

朝而不肖者退聽而革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
上無批政下無幸民內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
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于利害乃如此其大可
不審耶臣愚欲望

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成体
上心剗除弊習宏開正路終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
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々乎其無事矣取
進止

又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于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

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寔能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而去之事孰與濟人才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槁死寂寞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擠于溝壑者于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召自揆庸虛豈有深謀祕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滯淹之說願以為獻伏望

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來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越次拔擢必皆仰戴 恩德益輸忠藎于以共成治道寔非小補惟 陛下苗神財幸取 進止

茗溪集卷第十二

劄子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

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為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于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于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為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又

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為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

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

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對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獻伏惟苗神幸察取進止

論人主不憚改為

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焉機變敏速不憚改為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群臣勸都雒陽議既定矣聞婁恭之說即日徙

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
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荐興國用耗竭
可謂處非常之時矣

陛下所與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社稷
弭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
機事之來間不容髮謀不能皆密也知其疎則改之
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
臣伏觀

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
非陛下既知其難聰明宏遠思慮至到惡能知其

難若此哉臣謂

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
為法凡群臣論議于前

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敏而行之無憚改作
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
居閒暇且猶不可况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取
進止

論人主力行果斷

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為治者不在
多言願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

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寔也既聞之則安之
乃不果于行若往、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
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

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頽綱之不振政煩民困用廣
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于民而害于政者
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
憂過計願恐有以疑似之說欺

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臣故欲為

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賦役之
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失

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耳失
小人之耳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

陛下于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罷行者斷自
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効而事之委靡不振者
悉舉矣伏惟由神幸察取 進止

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

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寘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
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
記便為與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
聽其省記願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

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
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
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
于此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書臣愚伏望 聖慈特
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
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
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天下幸甚取 進止

論令監司守臣各舉所知

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于縣令
總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于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

矣臣謂 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寔何也

陛下聖德隆寬憂民深切頃降 詔旨今內外侍從
官各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然臣
嘗得其所舉之目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又除用監
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
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寔也臣愚欲望出
自 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曾任縣
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具以聞無其人則
闕之遇監司有闕首擇所舉之人拔而用之以示褒
寵其謬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

而不能為監司者乎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
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拔
一循吏而驟用之此踈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黃霸
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
乎伏惟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選擇州縣之吏

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于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
蓋不可不擇而 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
有年于茲矣銓曹注擬按格而授初無予奪之法又
負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司政
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怪
之伏見知溫州章誼奏請于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
寘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且要而
易行惟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
加非所宜忽臣愚欲望 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
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職州
縣官以下選擇移易各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有等
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
有挾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

嚮方民受寔德無失政濫刑之患取進止

乞令縣丞兼治獄事

臣竊惟治獄之官號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心猶不能保其不為姦吏所移而况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寔在于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鞠為祖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且朝受牒訴暮夜省按牘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几溢格其間名為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倘復責其餘力足辦獄事訊鞠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

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令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鞠具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

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負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枷訊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

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為可否其
得必多借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于付之
黠吏之手乎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重監司之選

臣竊惟設官分職內外小大各有體統輕重之勢失
之毫釐則名已不正矣况其寔乎

國朝以來諸路監司之官於秩雖卑而責任則重總
按一道糾察其姦而督其稽違莫敢不肅者以郡守
之官其秩亦卑得相臨制之道也方今輿地未復州
郡數少侍從加多前日號為最小郡壘往往以處侍

從而以庶官臨之輕重之勢于是倒置漢制部刺史
秩六百石今監司是也而郡太守乃二千石故何武
翟方進論之以為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
序其事類今日臣愚以謂在今之日宜增重監司之
任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提
舉茶鹽市舶等並以曾任左右司郎中以上為之庶
幾輕重相準得位次之序而况輕重之柄寔在 朝
廷以為重則重以為輕則輕而亦何常之有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議斷罪囚

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劫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勘務盡情寔其間却有豪強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變易情節囑託官司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說未明為由以幸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拆而已然因此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况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宛轉為地符合供証致使失寔臣除已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

辟公事並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照勘以驗囚辭即不得輒差官體究外深恐州縣不切遵依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取進止

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

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 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惟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况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荐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

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
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于是官
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
帝竒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
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
千人上之 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
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
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
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艷則人人激昂以赴事
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

十得五有以仰副

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取進止

上殿劄子

臣竊惟

陛下側身脩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
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夷虜草心掃我輿圖休
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然而智
者于此竊有懼焉何也懼 朝廷有一朝之喜而忘
憂畏也而况經理之初事亦多種未意驟舉若軍儲
民食之有無河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逆度

亦未可悉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傳曰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
蓄人才以備任用豈得不為先乎矧

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
心蠲稅租寬成役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費所出寔
在牧民御衆之官願安得不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
在茲時矣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明詔令內外侍從
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負
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瑕類
坐廢與異時僥幸冒進之徒苟有才能亦在所舉觀

其後効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姦利則
終身廢之庶幾人々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經理
之政取進止

論禁戢私酒

臣契勘禁戢私酒及販外界酒入禁地之法率計勝
斛私罪立賞近因官吏申陳增立告賞比之紹興法
殆及數倍內有一項告賞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並
沒官臣竊觀著令有立定答杖徒流四等罪賞量所
犯大小以為重輕此不易之理也今以犯人所居舍
屋什物沒官不分輕重此何理哉遂致州縣行法之

際有所不忍名為增嚴其寔廢法臣愚見欲將造販私酒及販外來官酒入禁地之人如所犯止係笞杖罪只依舊法賞格追賞若罪至徒流即行舍屋什物沒官指揮庶幾法意人情皆得允當且使可行伏望聖慈詳酌取進止

茗溪集卷第十二

茗溪集卷第十三

奏狀

乞宮祠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輒有愚懇上干天誅臣人材凡下無長可錄昨蒙

陛下親擢寔在臺察之聯臣黽勉夙宵欲圖報効性識不敏既未有所建立而福基淺薄舊有寒濕腳氣腹脇滿急之疾至是頻作齒髮寢衰不自支吾深恐虛糜廩粟上負使令伏望天慈矜憐除臣在外宮觀一次稍便醫藥犬馬之軀庶幾少間他日聖恩

倘未棄捐誓畢餘年圖報萬一千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起居郎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才智庸下自叨親擢未有絲髮仰酬鴻造而驟自六察遷為二史近世以來罕有此例况記注之任言動是司比因時巡此典幾廢方

陛下舉修故事遴簡史官宜得方正博洽之士以稱茲選臣獨何人乃敢冒據抑臣近緣多病嘗有丐閑

之請尚閱俞音更蒙超授益非所安伏望聖慈曲賜矜察追寢成命遂臣前懇庶允公議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自祕書少監再除此職

右臣云云伏念臣賦性顛蒙受才凡下曩膺誤眷擢寘近班進直螭蚴退居鸞省貪寵冒沒忘已空踈量既過而不知悔且晚而何及間闕孤外閱歲未多枚拭使令于臣已厚倘復冒已試罔功之責犯求多不韙之愆豈定命之當安抑公朝之難幸伏望大明委照洪造曲成察其所陳出于非偽追還成命更選異

能庶使臣愚獲免官謗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辭免中書舍人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某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
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固知所措竊以中
書出號令之地舍人掌文字之官非徒取于詞章抑
預聞于政事職任甚重付委寔難自非博極群書通
達國體言足以敷德意志慮之美文足以窮討論潤
色之工則何以增煥皇猷式孚民聽伏念臣素出貧
賤本無藝能遭遇 聖明猥叨識拔曾知恩而未報

願忍耻以自憐及此衰頹迄無裨補敢期過聽俾躡
近班念么麼之弗勝懼顛隳之將及矧七年于外已
絕望于脩門而期月之間乃再膺于異數與其悔罪
于煩言噴至之後孰若投誠于成命未行之初伏望
皇帝陛下隆天地育物之仁廓日月容光之照察其
愚悃匪出偽為追還渙汗之私曲遂循墻之請庶無
進越以速愆尤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辭免第二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先其奏乞追還新授臣中書舍人

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伏念
臣人品凡庸無長可錄叨冒恩寵所更既多未有絲
髮之補加又年齡衰邁智識昏暗文辭窘澁鞭策不
前竊惟代言之職從古所重非得一時瓌瑋博洽之
士未易稱塞而臣自蒙收召寘在周行期月之間再
叨遷擢臣獨何人乃能有此又臣故有寒濕重脰之
疾每遇發作怔忡悸懼若有所失自度不能在論思
獻納之列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量父母之慈特加矜憫察臣所陳
非出偽飾追寢成命除臣小郡或宮觀差遣俾得安

分養疾不致物議犬馬之報期在異時所有新命臣
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兼侍講者聞命震驚固知所圖伏念
臣受質庸愚植學荒淺不圖么麼遭遇 聖明擢自
稠人真之詞掖迺越分量愧心覲顏俾侍絰帟豈其
素望仰惟

陛下稟聰明睿智之性有緝熙光明之學其臣莫及
疏觀五帝之隆厥脩乃來超視三王之懿而臣乃以

固陋承乏露門自視歎然將焉稱此矧臣年齡頽暮
志意凋零記憶踈濶得首遺尾如今冒處寧免譏嘲
伏望 聖慈察臣悃悞追還成命改授能臣庶穆公
議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給事中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侍講者聞命震懼不
知所圖伏念臣出自寒鄉本無學術遭遇 上聖起
於閑廢之中曾未淹時遂參法從代言之選從古所

難臣不自量謬當其任文辭駸駸不足以追深厚之
風智識踈濶不足以効討論之益理應汰斥復玷序
遷矧東臺號出納之司而給事以封駁為職處之失
當有害政體則名器之重自臣而輕冒昧居之何施
顏面伏望天地之德猥賜曲成察其忱辭追還誤寵
則臣有知難之義朝無虛授之訛兩義俱安師言惟
允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秘書少監

具位劉某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除秘書少監者選掄誤及恐懼靡遑伏念

某人地凡下問學空疎去國七年自意此身終老巖
穴敢圖誤恩復見收錄矧中祕清華號為妙選宜得
一時魁壘博洽之士為之領袖如某之陋豈堪冒居
伏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成命除某在外宮觀差遣
一次庶于愚分得以稍安伏候指揮

辭免脩史

契勘祕書省脩纂文字於條長貳不與止因紹興元
年七月內祕書少監程俱申請有旨令脩纂日曆
蓋緣是時朝廷復置祕館之初未除著作別無脩
纂之官事出推宜本非舊制後來緣脩寔錄因而又

兼史館職事某竊惟一朝大典事體至重如某才
識甚庸不通史學加以年齒遲暮記問荒疎倘或冒
昧不辭必貽姍笑上累朝廷寵任之意欲望鈞慈
察其固陋許令蠲免史館并日曆職事庶安愚分某
無任懇到之至

辭免除敷文閣待制狀

致士後再除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者聞命震驚固知所措
伏念臣性識暗陋人地卑凡叨冒以來無補絲髮中
自知愧一昨得謝歸老山林獲與田夫野老歌詠聖

化不自揆度希慕前哲作為頌詩仰塵乙覽冒昧進
越方懼嚴誅敢圖睿慈驟加寵靈俾參從橐天地父
母恩重不貲粉骨碎身何以稱塞然而次對之職位
秩優隆豈臣么微所宜躡處伏望 聖慈察臣誠悃
追寢誤恩以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召赴 行在狀

具位臣劉某奏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
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才疎識陋無長可錄

遭遇

聖明冒忝近班更踐既多及茲老病納祿里

居獲與斯民歌詠德化在臣之分可謂過當不圖
聖恩垂記玆賤猥加召命仰戴眷憐粉骨碎身不足
報塞然臣行年七十有八疾病耗昏兩耳重聽兼曾
因墜傷右腿筋攣拜跪不得于今累年難以朝見伏
望 聖慈察臣愚悃匪出偽為特降 睿旨追寢誤
恩許臣依舊致仕庶安愚分所有召命未敢祇受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辭免狀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臣尋具奏辭
免召命許臣依舊致仕續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
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
赴 行在臣恭依上件指揮即時起離湖州于今月
二十五日已至國門伏念臣違去 闕廷十有七年
祇承召命出于望外欣躍鼓舞願得瞻望清光不啻
飢渴適臣曾因墜傷右足筋攣拜跪不得以手據地
方能興起幾類僧道禮拜之狀不合儀則兼不能跨
馬深恐有虧人臣之禮非若他疾可以自力臣不敢
上欺君父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追寢誤恩允臣所

乞庶幾不致失禮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
伏候 勅旨

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
劉某可除敷文閣直學士依旧致仕

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不允批荅

勅某省所奏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事具悉
朕宵旰圖治寤寐求賢思得者明端方之士承顧問
而贊教化以鄉鴻博之學足以通古今恬退之操足
以厚風俗早膺識擢備見猷為亟用召還冀聞說論
而鄉再陳悃幅以疾引年朕深亮乃誠閔勞以事既
遂挂冠之請載陞廷閣之華夫西清峻秩儒者之至
榮也用以加爾不惟為爾光寵抑示朕眷懷壽俊之

意毋煩遜避宜即欽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茗溪集卷第十三

茗溪集卷第十四

奏狀

舉陳之淵自代狀

任中書舍人日

具位臣劉某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從事郎充臨安府、學教授陳之淵問學淹通文辭瞻蔚項居太學試選屢優効官以來志節彌厲倘見錄用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寔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舉呂廣問徐康狀

任給事中日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行在侍從

官各舉所知二人臣恭依聖旨選舉到官具列如左
須至奏聞者

一左宣教郎呂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胸臆所
存寔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
者嘗蒙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
後歷任職業甚修

一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性行
冲粹學識淹通論辯古今悉有依據雖已蒙
朝廷擢為使者用違所長未究施設

右件二人寔臣所知兼採輿議倘蒙錄用必有可觀

伏望 聖慈詳酌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應詔條具利害狀

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 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
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名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
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 詔大臣
置司脩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
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
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
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輶傳至 行在所條對急政

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蕩九廟播遷外憂猶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 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久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于朝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闕郡縣吏不過陰取于民以應公上之須 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

費不省加又有烏合招來之寇存之則糜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強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為 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為不知言 陛下問脩政于群臣而不先其所自為則為不知政今日之事在 陛下躬行者願莫先于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 陛下而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于茲有日矣竊聞 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于聲色尚方服用簡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 聖慮宏遠

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為樂也然近來議者頗謂歲取
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
豈陛下儉于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
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
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
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
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
不可也又況其間畏義知耻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
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
又何恤焉且陛下厚于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

其無乃自為謀者踈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
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稍鑄減之示好惡于天下
則脩政之本已立其事為之末乃可議耳夫脩政之
目無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
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
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為知兵孰材
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沿河瀕海之
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為寨柵廬舍某
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略來上然後以其說深考
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巡按其地而核

其寔以為之賞罰黜陟則事無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于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况餘人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于事為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後亦不聞無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比年以來為民兵之說獻于上者多矣卒莫之行巡社之法既行而旋罷豈朝廷難之

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于是 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 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教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縻于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挺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悉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于者令若遇大盜并力殺獲則聞于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

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于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于州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群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于得官也挾策覓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募之使為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為農為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時因閒暇時嘯其朋儔自相講習挺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婦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

山谷強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藝絕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巍坐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于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于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藉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

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
銷患于赫々之際而能為陛下銷患于冥々之中
雖未能足國裕民于一朝夕之間而能為陛下足
國裕民于三歲之後且為久遠無窮之利若以三歲
之後無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
陛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
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
曰臣之說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
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強悍之民崛起山谷十百為群
輕犯縣鎮居民無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虜人

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
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鬪擊
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挺出當之矣此臣
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
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
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然臣
觀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脩政為名誠
美矣願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
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
有嫌間不顧望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倦々

鳥閔之鳥唯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遁情則庶
幾鳥臻于有成可日月異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
充其寔且聚訟交訾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
日月異抑論議有不出于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舉
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
今未艾也願陛下察鳥臣愚無知識始陳其弊以
塞聖問伏惟尚神幸察

轉對奏狀 紹興己未

具位臣劉某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
今具已見須至奏聞者右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于

隋增廣于唐 國朝因焉其意若曰右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
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
凶荒未為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飢火旱之變則
用其私蓄固足以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
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
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
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正觀間戴胄請自王公以
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頃每至秋熟以理勸
課盡令出粟各于所在為立義倉 國朝乾德間

天子衰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于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于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于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于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往々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而况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

見于詔令丁寧熟復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憚于改為使上之德澤不克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義倉之粟當于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遠厥中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飢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曆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度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倘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厚幸謹錄奏聞謹奏

茗溪集卷第十四

茗溪集卷第十五

故事

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

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寔既了、于胸
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談
有餘而寔不足者往、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
智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知此也故于
申公之對有感焉其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制
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意有所在皆
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
欵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儉而專在于愛民
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
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于天下之事尚謂猶

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
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以
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起而出次
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
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
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太

臣觀翟璜之諫近乎直任座之諫近乎諷諫
為上直諫次之何也二子之諫同出于忠也任
座能正其逐諫臣之過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
之失是直不如諷明矣然則翟璜知直之可為
而為之欤抑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欤曰知其
不可為而故為之有恃者也然則何恃也曰恃
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聞其
間鬼神而助之翟璜之禍豈特見逐而已哉然
則任座謂文侯為仁君其出于誠耶其不出于
誠苟以救其過耶曰是何言也事君者可以不

誠乎哉君子之諫其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所謂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過而翟璜亦知
其終見容也特先發後繼勢有不同而已然則
如文侯者又安得不謂之仁君乎嗚呼同列而
無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獨翟璜古之人
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問而知其君之為仁君
矣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
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
之語柰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敢逮朝而有

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于朝群臣莫敢逮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衆智不足為憂懼事變之鼎來而謀不勝應也今群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

也楚莊王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以不如為耻此其所以能兼衆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謂人莫己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猶懼焉况其臣真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之大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
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
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
知人堯之所難也故臯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欽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
無可乎及求之孔子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後知是
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于曉然獨
得于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
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
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
其狀而大倭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
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
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
于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

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于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于後世知人之道雖所

謂獨得于心者不在于是而于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

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合齊臣竊惟國是之說不聞于堯舜三代之時莊王
合國之問叔敖之對不知何自而言其無乃為姦人
入吾之資乎天下之事一是一非寧有定哉君子之
士曰所是小人以為非小人之所是君子以為非雖
以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况于國乎君人者知任
賢而已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君子進為小人退
聽群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君不以己之取舍
病民臣不以己之愛憎罔上如天地四時之化
未嘗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烏

取國是之名也哉如其反是所謂小人者亦將
立國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君使必從之賊
害善良植其死黨而天下日趨于亂桀紂之主
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
是私欲已勝無所適從尚何國是之有而叔敖
乃曰由不定國是而亡豈不陋哉嗚呼名不可
妄立也審矣名一立必有挾斯名以為姦如前
所云者臣故曰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

李道裕正觀未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
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

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于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于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于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踈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

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于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于聽用之際有合于其心者雖棄之于前而收之于後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于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心矣何必多耶

茗溪集卷第十五

茗溪集卷第十六

書

見經制使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
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
天子斧斤未有不堪于用者非必鄧林數尋之栝栢
千尺之豫章然後為材凡可以為杗為桷為榑櫨侏
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子聾盲跛蹇則亦
惡有無用于世者哉然其命則寄于匠氏所謂匠氏
者以規矩為方圓以繩墨為曲直定規矩繩墨于器

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
以道義為規矩以行藝為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
無廢才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
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
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從燥濕之殊宜從而衡
任之宜燥而濕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久為物固
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為寄命于匠氏則非特
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
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困離奇棄委于道傍槁死于
巖壑而不見錄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為

而已又惡能有擇于其間哉是不然天下無真匠師
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惡于物之擇已也至于有擇焉
而不見錄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真主之知當數
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茲再
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神而為謀左以畫方
右以畫圓蓋以心而為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
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迹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
先定于心也今有人為讀聖賢之書求為古人之事
業蓋甚篤泐忍學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祿行年四
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麴蘖甕盎薪米之間銖爭

而禽計自旦至暮與屠酤小人為敵雖食其食不敢忘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則為失其所矣昔者強今者憊昔者腹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竊自思念生長于世幸未至聾盲跛蹇而其心事曲折粗能裨大賢君子之忽、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于規矩繩墨之間尚安往而可某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無惡于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所任則某不能知也知歸為而已矣至于求歸為而不得則是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悚懼之

至不宣

上執政書

從政郎新差充越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尚書右丞閣下某嘗謂遇合之難古今所同非直其得之難也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為者為尤難何者宰相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士之求歸為者也然有其寔者辭其名崇其名者或亡其寔故士有幸不幸其幸焉者得其歸又得其心之所趨鄉而不流于非義其不幸則反是昔公孫丞相號為起客館開東閣以收貴士與參議曾不知所收者何士當是時如主父

偃輦宜在翹材之列矣顧棄不取又譖殺之遷董仲舒膠西皆丞相力然則丞相所收其無乃賓客故人而已耶若夫收賢則未也偃不見收于丞相而衛將軍乃薦之且衛將軍何為者而能知偃耶偃之不遇丞相而從將軍固不繫幸不幸要非求用之本心焉耳抑宗元劉禹錫一時之傑而附離匪人以進在清議所不容然當是時儒相如杜佑蓋嘗延集士類制通典而二子乃不在顧盼中何也嗚呼士之抱負志業而不見試用假人之力以推挽之有甚于焚溺者之求拯也不幸不為當世顯人所錄用則往々汨

喪廉耻為不義之婦身負惡名若腹心之抱癰疽首領之嬰木索嗚呼亦豈其初心然哉故曰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某為太學生逾二十年仰閣下道德讀其書與竊聽其論議非一日蓋自昔者以古人之事望閣下獨愚不肖無以自奮發而取知當世大君子之門今老矣猶喋々然動其喙亦何為哉竭來京師問諸賢縉紳皆曰天下利疚人才陞黜賴閣下與一二公力持風裁盡鏟弊習且閔々焉有憂國愛民之心士之欲伸其說而求其歸者莫先焉蓋聞之審矣於是歎閣下真能為古人之事而不負

其所學者也士歸焉而得其所趨鄉者也有其寔而辭其名者也某雖愚且老亦惡能無意於斯時哉惟閣下稍進之賜之坐語頷心事曲折豈無以禪執事萬一者謹并錄舊所為詩若干首藉手以見惟是逆旅手自繕寫不能謹好辱賜覽觀幸甚不宣

寄提刑盧察院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提刑察院閣下某聞天下之物不可以私求非不可求也求之實難豈惟物之理然哉抑造物者不與其私也而陰奪之是何言也某無似生長于世三十有九年矣自少小讀書求為

古人之事業蓋甚篤齒浸長身名不列于縉紳而學為科舉之文與韋布士群試有司決是非于蒙昧之中以幸其有得亦可謂求之公矣然名六上于春官一賓興于學校卒不得志乃退而思之凡其所謂科舉之文率不量力務為表、異衆者為詭竊聲稱之計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也哉于是始作而歎曰物之不可以私取果如是乎今則已矣不復有求于世矣然宿習餘氣有不可遽遣者獨拳、于言語文字之間而求其嗜好之合者而折衷焉譬諸草木吾之臭味也則徃而求之以益其所

未聞信其所已得且將樂此以終其身富貴聲名之
慕不存焉然則某之所求亦可謂易與也懷此以行
于世既有年于茲閭巷之士其窮似已可得而友者
固少而先達富貴某之願慕而請事者又無階而進
焉則又退而思之我之于人不求于天下之同而求
于嗜好之獨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
其求也哉雖然某之自疑若此觀今天下之士馳騁
銜鬻達于觀而敏于望者小足以釣聲名大足以致
爵位身名泰然意氣橫出視造物者如可目指氣使
其定計豈盡出于公耶而某之區區乃獨私于言語

文字之間與彼之所爭不同轍也造物者又奪之不
已甚乎是以忘其所自疑而不知止焉某故歲聞諸
士大夫東浙有雋人曰毛曰馮與執事而三異時獲
識二公于京師獨不得一望執事之顏竊以為恨而
得其文于科舉固已超絕時輩足以信其所聞然猶
未也去歲客淮甸又得執事一二詩文于宗族兄弟
間一讀心醉不自知神忽忽而若馳足跋跋而欲進
也未幾聞執事以御史出領外臺某竊自計倘得以
私願請于門下是天假其便也日者執事按臨弊邑
又屬有負薪之疾不得造前益自悵悵然某之願慕

求進若不及者誠覬執事察其私而辱教之進其未能信其所疑而歸之于道然執事以文章道義公天下至則受之又何私之有哉而某之私則在是不識倘與之進乎如其不然是造物者真奪之矣不復望矣故先以是說卜焉庶幾執事他日不以其無謂而來也不宣

見諫垣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事以為重則踰于泰山以為輕則等于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

重則彼輕曾不知所謂真重輕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輕外而重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是身未必重也嗟乎此二理者初若易定而怵于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絕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允豫而不能決又况富貴爵賞之忻于前死生禍福之懼于後其不顛倒迷謬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罕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

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夫王之為寶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謝以
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寶為重于玉故判之于立談之
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于重輕固先
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衆為心哉以其有
重于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况于玉乎非特孔
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
氏之說則已苟有心于天下未有不出于是者矣其
嘗以是觀人而有及于閣下惟閣下之道其精深奧
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迹則夫

人而知之也某私以謂真有得于吾孔孟之說故用
是以求質焉倘某之說誠有合于閣下之道則進而
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于其說可也若城
府深阻祕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于閣
下不宣

見國信侍郎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
郎閣下某嘗觀士之懷才把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癢
者而鉗其肘假人之紀搔以為快至其甚者若心腹
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為快而已將旦暮大其聲而疾

呼且祈人之哀已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世所歸重
方且自薦于時宰至于再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
報其說以謂古之士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
去之于魯于魯不可則去之于齊于齊不可則去之
宋之鄭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辭亦可謂切矣某嘗
哂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用則進不
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
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
才者宜非一人也執政大臣兩禁要近皆可以薦賢

於天子顧己所挾誠足以取知于人而用于世會當
有所歸不得于甲則得于乙不得于乙則得于丙與
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無所合則有命
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持此以閱
人蓋有年于茲非特其身之不有合也又深計而熟
思之然後知今之士與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
侔何者戰國之士以說譎權變取世資俯吊仰賀朝
合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秦之衡人則趙之從
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奭也其自視富貴可唾手取
雖受辱不耻曰吾舌在足矣商鞅以帝王霸道干其

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
用心乃今市道之人類能之曰傲惑佞是也以秦孝
公而告之帝道是傲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
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
也至于末說以霸道則佞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
者之必合也蓋後其說以要其君靳信用之篤也今
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
而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異焉何者過合誠難而操
術未易用也脫或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汲汲于
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薦類于祈哀無足深怪

也某吳興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于趨進之途彷徨
徨于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于世每
舉而每不合嘗竊自念道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
可以出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之術以肆
其說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以
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僥倖萬有一者之合嗚呼
其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己者亦豈有待乎
哉某故歲居學校服閣下重望而誦記其文以為矜
式非一日與其操履論議得之縉紳之間為加詳而
某之定計求歸焉者抑審矣特門墻之阻邈在天上

曾不得超超其間迺者閣下以使事道二淅某始作
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于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
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余便哉書不必再上足不
必三及門一見于此決矣遇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
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
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于大君子之門也今遭
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錄
所為近詩雜文一編籍手以見惟閣下進退之不宣

上越帥書

從政即充越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帥坐待制

閣下某嘗聞言辭者感于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
者之謂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
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昔
人之論曰惟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真有難
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情理之說故
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
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恩
怨爾汝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淒涼綿之情也
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喜誦說焉杜少陵遭時亂
離問閔陝蜀負薪採招舖糶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

悲樂之事一見于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為主然後知惟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于世五十有二年槩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于情者深而已矣又自更國難以來益復忽忽不自料理憫天步之方艰恫大耻之未雪每一念至則中夜起坐當食失、悲來填膺則泣下緣睫視曩之所謂流離辛苦蓋又不足道焉迺者獲吏麾下侍坐席聆警效温然若將憐而教之退而自念願無以借資受教于左

右又平昔所為言語文字率皆愁憂無聊之辭獨可為其窮似已者道難與富貴利達者言也既又思之閣下以道行聞于鄉以文學世其家以忠信勇決自見于時奮自臞儒亟登禁近作鎮藩屏貌舒徐而不矜志刺促而常憂此其中非苟以富貴利達為榮願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安知不有似于閭巷窮苦之士哉謹錄新舊雜詩若干首併用藉手以請惟恕其僭率幸甚不宣

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寧無緩急所賴以

濟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于唐而一時人才足
以宏濟艰难抑何盛耶將相勲德忠臣義士儒學文
藝下逮鑿巫星曆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
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
無可使而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
往可笑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
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
謂由崇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社塞
正路士大夫拘于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
自激昂沮辱推抑重以禍災故家遺俗無復存者風

聲氣習悉從委靡前日號為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
流離為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贊聖主養成人才
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向風恢廓公道
無使私邪之人尚得廁于其間古人云種藝蓄養不
見其益有時而大惟苗意幸察其陋儒無知因書觀
綏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
也伏紙震忤不宣

茗溪集卷第十六

山外如雲非不遠

猶不味其辭亦非中

良其益百秋而大節由

無對味味之人尚野風

自容非直心願士

既長之士

馬

是

茗溪集卷第十七

表

謝主管台州崇道觀表 罷起居郎責授

祇奉訓辭伏思過咎惟臣自取跼地知慙臣某中謝

伏念臣出自寒微誤膺簡拔以鋤耨固陋之質歷臺

省清近之班自始及終不由他力從頂至踵皆出上

恩而臣所更既多未有云補欲効其議則竊自薄陋

以為可用則無所短長仰惟聖德之方隆內懼史書

之有關臣之宜去誰不謂然不圖威命之行尚得祠

官之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心太古側席異聞作成士類而明試以
功愛惜人材而濶畧其過憐臣之罪以慙察臣之志
靡他薄示譴何止投閑散省躬已幸固將安分之宜
沒齒何言惟有負恩之愧臣無任其羞臣自慙所
念咎洗心三移歲律典州奉使再錫命書敢圖延閣
之華又玷直廬之列逡巡拜賜跼踏自疑臣其中謝
伏念臣曩昔無從遭逢特異遽由臺屬進直殿坳獨
恃上聖之知不借游談之助恩已隆而未報量既
過而不辭固弱植之難安豈疾顛之敢悔夫何庸陋

猶在記憐假之內閣之名以重外臺之寄寵光併及
枯朽再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懋成湯之寬仁躬堯帝之神聖兼收衆智
猥及臣愚而臣悵末路之難圖誓初心之不昧天高
地厚若為稱塞之階人微命輕會有糜捐之所

謝提點浙東刑獄到任表

不違顏於咫尺拜寵知慙送以禮而光華豈臣敢辱
疾驅輶傳已見吏民臣中謝伏念臣智昧知時學不
適用誤竊聖神之眷嘗躋清近之班曾報主之不
能乃蠹書而何益粵從去國寄江海以偷生自意此

身與草木而俱腐孰云記錄尚及孱微收五年閑放
之心揔一道平反之寄豈獨庶獄之當審抑將荒政
之是修任固匪輕責何以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堯言之清問躬舜德之好生憐臣羈孤
雖功名之難幸謂臣朴拙尚豈弟之有餘臣敢不深
體誤恩勉圖後効布宣寬詔願為慈惠之師銷折姦
萌不愧安靜之吏庶收寸尺仰荅生成

謝除中書舍人表

載筆殿坳初還舊物演綸詞掖遽錫贊書恍莫知其
所從凜以榮而為懼臣中謝竊以自昔聖主建立非

常之功必有能臣發揮難諭之旨殆天所畀不謀而
同故煥乎謨訓誓命之文于斯為盛而粹然德意志
慮之寔固不是孚矧今綱紀萬微鼓舞庶類堯言廣
大商誥丁寧自非得伸舒之古風孰崔琳之今事願
于述作曷副選掄伏念臣器窳而用微才踈而術陋
自守朴學甘為臞儒精爽耗于幽憂藝業荒于不試
敢圖遲暮之景猥受 聖神之知頂踵皆出于睿恩
踐歷每從于親擢至于陞華法從接武近臣豈其平
生有此過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慈恕及人惟廣覽兼聽之是圖

魯小善寸長之不棄况乎盛大德業比隆于乾坤招
回文章爭輝于奎壁而臣搜研末技綴緝諛聞以腐
草之明而裨赫日之光以秋蟬之翼而增九鼎之重
何能有補祗益自勞敢不勉竭孤忠誓堅晚節雖有
慙于潤色庶無爽于告猷

謝除給事中表

寵錫自天懇辭無地祗拜莫回之命俯慚未報之恩
驚懼交懷周張失次臣中謝伏念臣少非特立老不
自強謂當靜退之年無復進為之志不圖晚遇乃玷
誤知持橐近班代言西掖正上聖作興之日躬萬

幾揔攬之勤與禁省之腹心而臣乏告猷之益竊訓
辭之手筆而臣無潤色之工思軋其如抽心搖
而若失宜在黜幽之域更叨躡等之榮矧是東臺最
為要地號人才進退之關鍵為王命出納之喉咽豈
容迂踈膺此責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皇明廣被英斷獨成宏開復古之規克盡
官人之美長材建厦未忘撲澣之兼收衆駿在閑尚
意疲駑之可勉敢不激昂末路殫竭諛聞軀命幾何
碩無益丘山之重飛鳴自誓庶少償烏鳥之私

謝授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罪大責輕感深涕殞臣中謝伏念臣淺聞單見極陋
至愚受知殆閱于十年冒寵浸更于兩禁不量弱植
濫據要津屬上聖之思賢戒迹臣而舉類而臣居
幽棲之日久識中原之士稀智寔昧于是非跡遂成
於垂繆揆其重負合真嚴科止削從班俾安散地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厲精政化加惠臣工若天地之含生心不
私于與奪猶父母之怒子教終厚于譴何遂令無庸
蒙此善貸再念臣賦命蹇薄如出仇謀偶世闊踈率
與禍會知非晚節既踰遽氏之年受粟閑身尚竊侏

儒之飽念報恩之無所嗟視蔭其幾何惟有覲顏至
於沒齒

謝叙復祕閣修撰表

竊祀告成湛恩旁洽不圖蕩宥乃逮孤危既安祠館
之游仍昇書林之職兢慙在色涕泗交頤臣中謝伏
念臣少也湮微晚而遭遇學不通于今事志徒慕于
古人以田野朴拙之姿與英俊崢嶸之列論思禁省
近類腹心勸講露門號為親密禍寔由于量溢天弗
誘于臣衷上玷誤知自貽大戾顏怛怩而加厚神愀
恍而靡寧追五十九年之非于今已後閱三百六旬

之日遽許更新驚朽拮之再春覺沉痾之去體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躬乾坤之高厚大德曰生並日月
之清明容光必照哀矜舊物假借寵靈豈唯削籍于
丹書抑使增華于白首臣敢不捫心誓報擢髮知愆
被肉骨之恩則如隔世有粉身之路不敢偷生
謝再任宮祠表
恩厚不貲感深次骨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朴拙遭時
休明曩膺禁省之驟遷寔自聖神之樂育比其去
國猶得奉祠而臣生理窮空孳累猥衆瓶無餘粟不
殊靖節之居甌有積塵幾類范丹之室屬三歲之當

罷悼一飽之無從忘已甚微仰天求裕詎意由衷之
請遽叨從欲之仁脫困獸于觸藩馮窮鱗于涸轍閤
門失喜少蘇併日之長飢摩腹起行便覺餘年之尚
遠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侔造化行通神明視覆載之間一均溷
莽矧蓋帷之舊寧忍棄捐俾獲便安仍沾俸稍臣敢
不循躬自幸投足知歸願論報以無階獨此心之不
昧

又謝再任宮祠表

祈哀得請瀆有愧于再三失喜拜恩威不殊于咫尺

臣中謝伏念臣器薄而用窘智陋而術疎無昔日之
聞知幸一日之遭遇冒居華要馴致愆尤自歎沉舟
閱千帆之競過誰憐瘦馬尚六印之空存不知歲月
之遷但覺形容之異田園何有溝壑可期敢云廢籍
之身又續祠官之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幽微必燭覆冒無私曾小善之不遺憫一
夫之失所致茲辱瑣亦與生成臣敢不受德知歸循
躬惟謹窮途易與庶寬妻子之飢啼晚節難工獨慕
侏儒之飽死

謝落職依舊宮祠表

人微恩重罪大罰輕祇服訓辭伏增感涕臣中謝伏
念臣受才謏薄賦性凡庸更閱雖多報稱何有矧年
齡之頽暮加疾疢之耗昏比奏封章懇辭誤寵荷再
生之大賜念九死以難酬昧於叙陳卒至乖謬魄由
天奪戚乃自貽尚賴隆寬特從未戒復畀祠宮之佚
仍沾廩稍之優委曲保全始終哀憫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父母生成舜德洽于民心堯言
布于天下兼容世類一本至仁遂令下愚蒙此善貸
而臣視殘骸之已病知來日之無多惟有叩恩至于
結草

謝再任宮祠表

甫止由衷之請遽叨從欲之仁拜命以還循躬知戴
臣中謝伏念臣曩以愚陋浸被使令報無塵露之微
恩有丘山之重粵從去國猶獲奉祠逮其終更復伸
前懇詎意衰殘之景仍沾奉稍之優願臣何人得此
厚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天縱孝治日新規模宏啓于隆平德
澤咸濡于動植有如公麼亦在記憐臣敢不仰體生
成益知銘佩幸全家之飽煖樂化日之舒長未盡之
年皆上所賜

謝復祕閣修撰致仕表

投老乞身既遂由衷之請疏恩出綽復叨過莫之榮
感懼交懷周章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愚暗逢時
休明以田野固陋之姿冒禁省論息之地報効何有
踐歷已多粵從去國以來猶竊奉祠之佚及茲疾疢
斗覺支離學無藝苑之工職在書林之列不圖得謝
乃更增華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德曰生日月之光必照俯憐末路
不忍棄遺始終保全委曲成就而臣迹居窮壑望絕
脩門納祿辭名期少延于喘息擊瓶拊缶尚同樂于

升平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乞身故里已叨從欲之仁通籍甘泉更冒踰涯之寵
自天錫命踏地靡容臣中謝伏念臣逢時休明受性
暗陋誤膺識拔薦被使令報無絲髮之微德有丘山
之重辭榮納祿既逾七十之年窮思畢精莫辨三千
之牘不量淺薄輒露悃誠採田夫野老之謠述帝德
王功之盛乾坤之大日月之明豈繪畫之所能頌迺
愚其已甚敢云宏度俯鑒懦衷俾列職于近班以增
華于末路得此殊遇繫臣何人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蘊廣大精微之學疏觀
百王之法超視三代之隆摠攬化樞激揚士類有如
么麼亦在甄收驟頒渙渥之新垂記生成之舊而臣
迹居窮壑望遠脩門心未替於傾葵誓獨存于結草
謝除敷文閣直學士表

落致任召赴
行在懇辭至再除職依旧

仕致

祇承嚴召悵旅力之久愆加賁恩章許餘生之自佚
仰拜自天之錫俯增踏地之慚臣中謝伏念臣奮由
寒鄉出迎盛旦以儒生之固陋塵法從之高華悉出
誤知不由他力粵從去國旋自乞身猶辱記其姓名

俾復趨于表著而臣老隨年至形以病羸驅馳徒有
于此心跪起惧垂于常度達忱誠之懇款荷聰聽之
矜從直內閣以躋榮駕安車而適反縉紳改觀閭里
生光惟初終被遇之過優雖頂踵糜捐而莫報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仁深覆載明並照臨察臣曩歲之遭逢粗
存忠謹知臣今日之疲曳非敢懷安矧當聖政之新
尤以人材為急此在搜揚之數舉興奮勵之思獨臣
數竒賦分至薄正周室任賢之日既自止于不能遇
漢家好老之朝又阻陪于在列時哉難得命也柰何
念虛受于寵靈曾莫酬于寸尺望雲注想永懷戀慕
之誠擊壤成歌願述治安之樂

茗溪集卷第十八

表

謝賜勅書表

以下皆代作

廟謨素定天討將行奉德意之丁寧增懦衷之激烈

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溫文恭檢邁古盛王威武神靈如我
藝祖相上帝以遏亂略整六師以脩我戎時巡山川
躬勞將士申嚴列壁拱固四封忘暴衣露蓋之難洗
察父愆兄之憤惟時有衆共識至情上念君親忍此
勤苦誰非子弟寧不慨嗟而臣攝領帥符屬當郡寄

玉帛萬國莫參班瑞之榮控極再重徒劇搖旌之念
道君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何蘇
奉使回得大金副元帥書具報
道君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
者訃來萬里悲動九躔惟時舊臣孰不哀殞臣誠哀
誠痛頓首頓首恭以
道君太上皇帝臨御二紀勤勞百為昭天漏泉德澤
深厚移風易俗禮樂燦明悉本三王之仁不享五帝
之壽寧德皇后母儀克備坤德無私謂當從革路以

還歸副寢門之間省禍遽若此天不可知伏惟
皇帝陛下聖情難居孝思罔極莫勉從于中制用俯
慰于下民臣伏限職守所拘不獲匍匐奔赴闕庭臣
無任哀摧哽塞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某誠哀誠
痛頓首頓首謹言

賀皇太后還闕表

天地合符宗祊降祉申錫一人之慶克階二聖之歡
臣中賀臣聞天下不足解憂聖德無加于孝矧慈顏
之久隔在嬰慕以何勝
皇帝陛下心存問寢之期目想回鑾之節中夜起坐

或自攬於衣裘當食興懷致屢遺于七箸廣愛孚于
遠通精意通於幽明俾鄰國之改圖奉安輿而還闕
大橫得兆不殊代邸之迎相見如初寧比城頴之樂
群情胥洽異議知慙故應擊壤之謠皆若見親之喜
茲蓋

皇帝陛下恩覃萬國道冠百王北伐南征威靈有赫
東漸西被聲教無私眷求同德之臣益懋享天之寔
再興絕統成此大功今昔之所未聞書傳之所不載
方將謹歲時之溫清備陸海之膳羞追十六載之艱
虞事為既往衍億萬年之福祿樂未渠央臣望遠脩

門身居散吏奉觴稱壽莫陪漢殿之九賓向日傾心
敢替封人之三祝

車駕巡幸浙右起居表

臣某言伏審車駕巡幸駐蹕浙右者興周宣北伐之
師雷霆尚閔舉虞舜東巡之典歲月靡差帝肯幸臨
民用鼓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廓離明而普照體軋健以自強親駕戎車
往綏楚甸增山川之震疊還寓縣之清夷賊氣不揚
邊塵頓息惟神靈威武所變化信是優為雖險阻艱
難之備嘗靡懷寧處念本根之攸重儼容衛以載旋

班瑞諸侯時事既歸于宰旅占星東井王略行及于
舊都臣叨奉使華屬在鄰境仰雲霄而路隔傾葵藿
以心搖

皇帝下車駕駐蹕建康起居表

展義時巡觀風都會六龍所指百神駿奔臣中謝恭
惟皇帝陛下昧旦視朝齋居決政永念無疆之服
克安有截之區乃眷建康久騰王氣龍蟠虎踞寧論
割據之英雄地闢天門赫有中興之氣象遠阻淮浸
近控江濤苑長洲而倉海陵既包吳分城方城而池
漢水仍擁楚疆方將尋周瑜魯肅之師倚王導謝安

之佐內殄寇警外威羗酋勝算可期成功有躡后来
無罰已聞家室之寧時邁其邦終冀干戈之戢臣身
縻藩服望遠天威莫參班瑞之榮徒劇搖旌之念

皇帝下車駕駐蹕平江起居表

展義楚疆壯古都之勝勢觀風吳會駐鳴蹕之清塵
民物忻愉山川震疊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興我有邦躬克帝之聖神稟成
湯之勇智念三年大聘既享備于多儀而五載一巡
寔遵行于故事灑漢官之容衛慰夏諺之歌謠方將
整六師以脩戎戎相上帝以遏亂略仰威靈之頓迹

覺藩翰以增雄臣猥以謏才誤當分閫萬國玉帛莫
趨禹會之班千里舳艫想見擬陽之盛
六龍在御萬騎前驅俾方岳之各朝肆覲東后念室
家之相慶奚獨後予頒詔幸臨載途呼舞臣中謝恭
惟皇帝陛下厲精庶事若昔大猷躬觀風問俗之
勞振黜幽陟明之典眷此名郡寔為輿區菲食卑宮
欽念禹功之遠苦身焦息俯憐越霸之勤曩覽古以
興懷見登堂而賦詠惟時金石既傳帝作之歌今我
臣民果契天臨之寵山川改觀日月揚光臣猥以非

才辱在守土仰威靈之廣被知封略之再恢舞干羽
於兩階將見遠夷之格執玉帛者萬國獲陪近侍之
班心劇旌搖耳傾鳴蹕

車駕駐蹕冬至日德音表

法駕幸臨方仰威靈之近綸音下霈更深布濩之仁
凡在生成咸知愛戴臣中謝竊以昊天其子寔嘉時
邁之勤吾王不遊曷慰夏諺之望蓋臣民均以為幸
則德澤之所當宣如彼周王綏兆民于侯服攷之漢
代赦殊死于汾陰踵事增嚴于今為盛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以寔御衆以寬兢業萬幾所其無逸

哀矜庶獄寧失不經命觀雲而必書用集迎長之福
謂法雷而順動宜疏作解之恩德意周旋訓辭惻怛
囹圄縲繫既蕩滌而一空田里賦輸所蠲除者億計
已見室家之相慶庶幾弓矢之載橐臣敢不推廣上
恩務消民瘼嘉與懷主之類共欣和氣之游
臣某伏聞
皇帝陛下若古昔之大猷稽

祖宗之故事時巡方岳寵綏江淮顧惟藩屏之臣頓
覺威靈之近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齋居決政昧旦視朝御衆以寬應天以寔
遠近祇德冠戎革心肆洎剛辰遵行曠典展義脩禮
駐蹕近甸山川震肅神物欣愉奔走後先罔不受職
臣限以守土不獲躬詣行在瞻望天日神爽飛馳

百官謝賜春衣表

自天錫命拜賜謹時凡在周行同深欣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智臨九有道冒群生文王即康田之功務
求民隱夏后致黻冕之美特重禮容雖恭儉之獨持
在匪頒而不廢子衣之安且吉並詫君恩舞雩之詠
而歸則非臣志尚竭疲駑之力共酬覆露之仁

謝賜曆日表
祕策授時蓋以前于民用清臺告朔乃誕布於王正
凡厥有邦共承大賜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用夏曆數在舜玃衡備經天緯地之功驗
合璧連珠之應唯太初之三統陋元和之四分坐治
明堂親班月令惟此初常之典是為經久之規臣敢
不祇奉成書克遵常憲協金穰之慶用謹始于農祥
導玉氣之和益躋民于壽域

茗溪集卷第十八

茗溪集卷第十九

表

代賀元會表

屬正月之始和載新治典眷庶邦之丕享大正縟儀
慶浹神人惟均遠邇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與時升御六氣陰陽之和受
四海梯航之勢百蠻冠帶悉歸王會之書萬里山河
盡八職方之版著曠古未聞之偉績有異書不載之
珍符方將鋪張奕世之宏規于以綉繪太平之熙事
肆頒明詔益講彌文雕輦出房路朝喚仗九賓就列

儼冠佩之鵷鸞五輅在廷建折常之日月肅太微華
蓋之次警御史執法之嚴導迎滋至之休均錫履新
之慶臣身縻符竹望遠宸楓上九行之觴莫與璵璠
之列遇千歲之日徒傾葵藿之心會之書萬里山河
代賀斬獲四軍大王表
天聲甫震醜虜革心我武載揚凶渠授首蓋威懷之
兩盡在古昔以罕聞臣中賀竊以虞舜舞干誕敷文
德周王受命有此武功雖云去殺以勝殘亦或侮亡
而取亂惟燕雲十六州之聚沒犬羊二百年之間明
時負固以偷安累聖包荒而不問遽易腥膻之舊來

掃禮義之鄉威儀遂識于漢官冠帶悉同於王會天
其或者事豈偶然寧容一夫尚假餘息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神斷不疑擊故籍以開疆斬窮
酋而獻馘功在漏刻勢如風霆納呼韓之降既增光
于史謀傳邳支之首用垂戒于羗夷方將告清廟以
彰奕世之勲御明堂以受四方之賀而臣身縻列郡
望遠嚴宸庭設九賓莫與璵璠之列嶽呼萬歲佇觀
封禪之儀

代賀正表

青陽坐治布正月之始和庶國履新賴一人之有慶

化均夷夏喜浹神民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躬對天之宏休嗣無疆之大歷驗三正而
用夏與萬物以為春多福鼎來配升常于日月神基
增固等高厚于乾坤臣職在治中身縻補外周家告
朔緬懷清廟之衣冠漢殿奉觴莫綴彤庭之鵷鷺仰
雲霄而目迥傾葵藿以心搖

代賀籍田表

皇輿夙駕適協上春之期帝籍嗣開丕講累朝之制
化行畿甸風動寰區臣中賀臣聞政之本在農禮之
經惟祀教諸侯之養事尤重于躬行挈三神之歡物

莫先于已出故因民力庸示親耕豈徒知稼穡之艱
難蓋欲奉深盛之豐潔著為彝典號曰上儀恭惟
皇帝陛下覆育群生憂勤庶事開疆闢土共欣和氣
之游振廩勸分自致豐年之應更遵故事以勸多方
歌載芟之詩田祖受職即思文之次甸師告成贊天
地之全功備帝王之盛治臣方馳駟騎阻造闕庭想
耒耜之載塗莫陪奔走冀倉廩之滿野庶採歌謠

代賀道君皇帝表

與天為徒方獨觀于衆妙自我作古乃退避于萬機
久隆儲貳之宮闈爰昇盈城之基業神靈咸仰華夏

均驩臣中賀恭惟
道君太上皇帝緯武經文體元用妙懷翼之之心以
昭事烈考躬乾之德以臨御庶邦昧旦視朝齋居
決政以跨軼商周為不足道以陶鑄堯舜為非難能
夢受帝言力恢道運將自安于澹泊期稍釋于憂勤
惟一索而得男故受之震俾重明以麗正蓋取諸離
及茲神器之有歸盡出睿謀之獨斷書傳之所不載
今昔之所未聞豈惟重規疊矩之交榮抑亦內聖外
王之兩得臣身縻補外職在承流念莫遑于班行徒
交深于抃舞

代賀
淵聖皇帝登極表

膺圖出震纂極承乾山川鬼神敢不祇若華夏蠻貊
永有依歸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姿懋日新之德緝熙聖學極經
天緯地之文明察事機有冠古超今之識主器職存
於長子問安孝備于寢門是宜協萬國之歡心膺三
靈之眷佑受無疆之休命集丕享于庶邦蓋將措天
下于泰山之安予以增國勢于九鼎之重宅心寬大
永思守位之仁體道冲虛自享消兵之福臣欣逢盛
旦屬守偏州莫參鸞鷟之行徒極雲霄之望

代謝皇子封昭慶軍節度使勅榜告諭本
州軍民表
昨土苴茅肇隆於帝嗣建牙授鉞爰逮于吳邦民社
知榮山川改觀臣中謝竊以並封同姓昔稱盤石之
宗兼摠价藩益壯維城之業眷惟元子尚闕徽章殆
將宏賁於我家必或申嚴于帥閫豈伊列壁休有寵
光此蓋
皇帝陛下當萬物見離之明應六龍承乾之會仁沾
行葦澤被蓼蕭載敦曹緒之私丕講禮文之事臣敢
不仰承典憲揭示吏民識本支百世之隆增壽考万

年之祝

代謝除判宗表

寵渥驟加省循靡稱逡巡拜貺仰甚慙臣中謝竊
以堯帝德明序莫先于睦族成周治盛禮特重於惇
宗豈明倫善俗之是資抑疆幹弱枝之相庇以今準
古踵事增華少長有分院之雄官曹見列坊之盛儀
廩既備教導益嚴惟時董正之司必擇賢能之長而
臣生非岐嶷學愧空疎託神明之系以叨恩處位望
之尊而動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萬民治假有邦化行自內

雖在艱難之日曲敦胄緒之私臣敢不仰体聖衷俯
勤職守義不愆于恩掩教必自于身先尚收寸尺之
勞以荅生成之施
代謝回授封贈先祖表
抗章瀝懇仰干不測之誅出紿疏榮濫被曲成之賜
寵兼存歿愧動心顏臣中謝伏念臣以騫鉉無用之
材受弓冶素傳之業初登黃甲寔自白丁効官浸歷
於使令致位遂塵于通顯重惟大父終老寒儒嘗為
後學之楷模頗有古人之趣操推食以交游士捐金
以訪異書韋賢雅志于遺經疏廣每虞于益遇謂詩

及禮愈於閭舍而求田意子若孫庶或封侯而起第
敢云無似乃副所期矧臣父垂七十之年思未忘于
陟岵而臣身有千一之遇澤僅及于漏泉是用忘越
分之愆竭叩閣之請不圖誤眷猥降俞音發原壤之
幽光為里門之盛事豈惟慰老父報親之念又以伸
微臣養志之私情事兩全感銘何喻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功深覆載明並照臨御下一出于慈仁懋
賞盖先于勸激遂令孱瑣有此叨踰臣敢不念不世
之遭逢荷殊恩之委曲誓堅忠孝用訓雲來

代謝轉官表

賜札十行仰窺深厚進官一列橫被寵靈念成命之
莫辭俯懦衷而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越從踈逖屢玷
使令頽力不量徒欲徇朝廷之急揣分已過何敢
饗恩施之蕃曩凶逆之弄權蓋人神之同憤天聲有
赫王旅如飛罔愆係頸之期大正然臍之戮而臣職
在分閫理應調兵峙乃糗糧偶無餉餽之乏于被原
隰莫効馳驅之勞第賞可加于臣何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用人惟己以道覲能雖小善而弗遺靡一
士之失職致此序遷之典亦為孤進之榮臣敢不益
勉事功自期稱塞頽東隅之已遠尚末路之可圖

代謝除禮部尚書表

祇奉寵靈荐膺器使位參八座名視六卿念地近而
秩優頽材微而植弱懇辭靡獲俛仰知慚臣中謝竊
以在昔成周作新治典惟時宗伯號摠要司豈惟後
太平黼藻之文茲寔重稽古討論之事三代以降六
經浸微叔孫高堂之流本由于草創開元顯慶之制
罔見于施行祝史乃得揖遜其間學者謂之迂濶于
事眷茲盛節尤屬熙朝謂百年而後興固宜隆禮樂
之用若三歲而大比則必進賢能之書祭祀以交神
人饗燕以昭慈惠具形時制仍有司存要非通儒不

在茲選伏念臣親逢休旦奮自寒鄉以鋤耨固陋之
姿歷翰墨清華之職溫巾芸省造武蘭臺記言動于
璫坳掌絲綸于鳳閣稔春官之貳政備朱邱之談經
報稱篋然叨踰甚矣方奉祠于真館將引迹于長林
夫何罔功復玷異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縱睿謨適駿有聲以緝熙乎
先烈式序在位以陟降乎百工遇以始終使彈寸尺
臣敢不勉尋問學深侷眷私幸未迫于桑榆終少酬
于造化

代辭免除參政表

弗堪重任將有近憂託命至仁籲天誠懇臣中謝伏
念臣擢從冗散寢歷近嚴揣愚分之已叨念大恩之
未報既無崇論宏議以裨廟畫又乏壯猷精識以折
敵衝閱寇戎之馳驅致宇縣之殘毀雖聖神罪已庸
示曲全而天日鑒臣不敢自恕追愆尤而未泯驚寵
數之無從曾是謏聞俾參大政非常之舉惟帝所難
伏望

皇帝陛下垂雨露之私發淵泉之慮謂茲事體大宜
無反汗之嫌願已試罔功當得循墻之請豈惟見公
朝之難幸抑使知定命之可安區區之心拳拳于是

陳之謙代宰執以久旱待罪表

天道無私不喪災祥之應輔臣失職伏思譴咎之歸
敢露忱辭仰干淵聽臣等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庸妄
寢冒寵榮位在近司日聞大政曾不能廣宣盛德導
迎至和坐閱五旬不霑寸澤驕陽肆虐旱氣如焚田
半折而欲荒歲向成而缺望受小民之咨怨貽上聖
之焦勞桑林之禱雖堅雲漢之憂未解臣等負此愧
慙何施面顏尚賴曲全茲容自劾伏望聖鑒以
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威命顯行願方厲銷安之圖莫
若正黜幽之典庶回協氣以福群生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衣裳出笥加博帶之兼金駟駿在庭被華韉之錯采
逡巡拜貺欣懼交懷臣中謝伏念臣人地甚微才能
居下浸更選任無補盛明每惟弱植之不勝常恐恩
綸之誤及詎意便蕃之賜仍叨服乘之良伏遇
皇帝陛下以純儉履躬以慈仁接下甄陶庶類黼黻
人文凡列職于禁嚴率加崇于褒賞臣敢不圖回末
路弔勉宿心攬袂起行雖愧九鑲之寵據鞍自誓冀
殫十駕之勞

鍾皓進陳寔而見稱于時狂若嵇康何乃著書而求
絕辨如蔡澤抑難騁說以自媒要須得人乃稱茲寵
如某者少而不競長乃甚愚在己所安則自信而不
疑于世共慕則却走而弗顧貧屢遭于鬼笑命獨與
于仇謀及此衰頹始從祿仕推竒做儻已摧耗于百
憂勅宰嬖姍尚經營于一飽夫何末路忽玷誤知此
蓋伏遇某官識足以照事物之幾學足以窮古今之
蘊以筆舌為人才之羽翼以胷腹為吾道之涓涓謀
猷皆契于 聖衷用舍不違于公議故憐孤蹇特為
吹噓遂令枯朽不華之姿復有激昂思奮之意念祁

奚之舉類雖曰必行冀公叔之同升則愚豈敢庶殫
尺寸少報生成

寄湖州太守葛司成啓

樞衣曩歲嘗從館下之招竊芘治封又幸里門之通
尺牘不通于記室刺字未勤於閣人愧動心顏神馳
旌祭伏惟鈴齋虛暇神物掖持坐迎有永之年膺受
鼎來之福恭以某官學貫百家之奧才絕千人之英
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蜚聲華旦闊步要津
蒙上聖非常之知在漢廷諸公之右衆皆側目巨堪
爰盡之居中帝獨虛懷更試蕭公之為政出奉蕃宣

之寄益摠蘊籍之竒老吏畏其神明雅俗安其豈弟
然而詞頒中禁有懷仲舒之古風議下廣廷欲問崔
琳之今事寧久煩於剖竹行復慶于賜環其念遠掃
門無階望履擢蜀郡中和之作獨恨于非才聞南陽
父母之歌寔勤于鄉德歲序云晚霜威益嚴願隆善
衛之經式副具瞻之禱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啓

棲遲下吏拙亦宜然叨竊薦書望不及此省躬無取
拜貺自疑伏念某志以道窮才與命稱侵尋且老逼
孔融過二之年貧悴無營有伯龍十一之誚承乏數
學之域委心吏隱之間博士不治昔者尚嗤于弟子
廣文獨冷于今益愧于諸公顧俛默以何求獨嬾姍
而就食夫何汲引乃逮妄庸此蓋伏遇某官材絕一
時智周萬務執謙光而自牧有盛德而不居羽翼滯
淹主張氣類祐甫公舉未嘗以親舊為嫌郭丹義風
碩獨薦鄉里之士某敢不激昂思奮砥礪弗渝雖未
圖報德之階要不辱受知之地

謝程內翰薦舉啓

頃以孤生獲從下吏于左右之半辭之助居職業無
一日之長獨鄉者慕用之誠蓋不圖見碩之重薦論

誤及跼蹐靡容惟士之適時猶女之從聘一遇知己
殆將終身雖云待禮以有行常恐失身而晚悔豈聘
者寔重其選抑從者亦擇所歸古道悠哉斯言已矣
伏念某學陋而聞寡志大而術疎及此衰年始縻寸
祿間閱自笑慷慨受知在古人以為甚難而晚進豈
宜得此蓋伏遇某官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國論以為
指南吾道之所寄命攬收氣類振挽滯淹何其流落
之餘乃得依歸之地正使自擇寧復有加某敢不益
勵宿心仰酬謬眷仕統如此或未慚君子之歸巧固
有之不敢貽門下之辱

謝館職啓

給札鑿坡初之治安之策濫巾天祿蔚為遲暮之榮
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躔
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祕錄開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
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
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踵事增華于今為盛
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
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嘯諾使其胸次揚摧吞太
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于採用
皆本作成兩禁侍臣步武先于借路一時名輩事契

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
寔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人之器術
業荒于不試精爽耗于多憂流落以來侵尋且老不
圖未至獲並後游訪簡編于煨燼之餘繼人物于風
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饕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
微氣誣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寔佐開基而蒙
穀猷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寔協贊謀猷要
扶文物之顛迺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辱在品題某
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技雖曰世官
補三箴之散亡終慙前哲冀稍殫于歲月用仰報于

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啟

閣連中禁藏列聖之寶章職逮外官蓋 本朝之祕
選不圖枯槁忽被光華聞命自疑循躬知懼伏念某
以鋤耨固陋之質躡臺省清近之班寵既厚而不辭
量已踰而莫覺粵從廢黜自卜隱淪更時陪危身獨
安于丘壑在已進退義敢怠于君親而况閱歲者三
拜恩已再復謫名于內閣俾增重于外臺有何勞能
得此殊異茲蓋伏遇某官恢垂絕僅存之直道建久
安不拔之宏規力何啻于回天心但知於許國若就

深于滄海雖不擇流願快意于屠門豈必得肉仰愧
生成之施孰為稱塞之階苟未死亡尚收寸尺
提點浙東刑獄謝啓

卧疾漳濱久忘歲月拜恩粵部遽見吏民荷宸展之
矜憐識廟堂之記錄事非意出愧與懼并伏念某智
昧知時學不適用頃叨誤寵躡綴近班曾効職之不
能乃蠹書而何益一罹罪藉四易歲星慣從樵牧之
游不作軒裳之夢孰云枯槁更被光華念一道之平
反繫幾人之休戚矧復圖回荒政消弭姦萌力固病
于不任責未見其可塞茲蓋伏遇某官德全忠厚明

燭幽遐哀庶獄之無辜憫一夫之失所故茲遇陋亦
與使令某敢不益廣所聞自鞭其墮勉副責成之意
則為報德之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責授宮祠謝啓

久矣論思之謬嘖有煩言茆然衰病之餘自貽伊戚
仰承威命殆是寬恩伏念某智識昏庸伎能么麼曩
膺誤眷辱在近班顧時論無所短長于世故都不通
曉粗知慕大君子之義欲自託不肖者之身罪斥七
年尚煩記錄召還暮歲寢冒寵榮豈志願之敢期抑
夢寐所不及屬者明詔有位旁搜異能而乃昧唯善

舉類之方失事君以人之道揆其重負合置嚴科正
削籍于甘泉仍奉祠于真館茲蓋伏遇某官懋格天
之鴻業挺許國之精忠善不近名清而容物刑茲無
赦率循作罰之公罪疑惟輕上廣好生之德重惟玳
賤久玷陶鎔特屈刑章俾從薄責念孔戣之宜去初
不悟于引年歎韓子之慚埽終莫伸于報德捫心自
訟沒齒何云

再任宮祠謝啟

受恩已過拜命知慙不圖有盡之年再竊無功之祿
深惟疵賤久玷甄陶智寔昧于行藏學靡通于蘊奧

貪寵冒沒不思敬器之格言投老窮空却恨儒冠之
左計謂鬢絲之堪織指泌水以樂飢迹其自謀率皆
類此一昨去國三歲奉祠敢懷平進以求伸但恐終
更而絕食忱辭上達私願弗違既許便安仍沾俸稍
茲蓋伏遇某官行已盡聖賢之道與人存忠厚之規
獨運平衡曲成舊物某敢不求全晚節加勵宿心雖
云報德以無階亦欲沒身而靡悔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啟

渙恩驟至成命莫回拜賜逡巡省躬怵惕伏念某曩
膺識拔出自寒微初無寸長服在近列惟踐更之既

久曾効見之靡聞病且弗支老當以告不圖得謝乃
更增華方寓直于書林遽躡升于從橐前摩昏青誦
綸告之溫慈扶掖拘攣服腰環之煥麗里閭贊喜親
舊改容頽惟何人有此僥倖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海
嶽誠貫幽明有周公勤三家之忠邁伊尹格皇天之
德功高不伐位重益謙謂材能皆可陶鎔雖玳賤亦
歸覆育重惟無似特受深知始終保全委曲成就叨
踰已甚懼弱植之弗勝報稱謂何獨此心之不昧然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羊酒

粟帛謝啟

藩侯下賁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光華之錫
夫何殊異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壯
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楚丘遂多忘事既乞身而知
止固絕望于饗榮屬長樂之禮成偕高年而澤被至
于越匪頌之常式優侍從之舊臣小已自慙幾人得
此茲蓋伏遇某官仁深覆育道格邇遐問畝丘之年
謬承稱美憫伏生之老姑使授書豈徒加寵于一夫
殆欲垂芳于千載捫心懷感授足知歸

茗溪集卷第二十

詞林舊著七十餘冊以獻... 麟衣解美... 此... 于... 上... 夫... 善...



